

衆

老

家

闊

黃

金

榮

(十三)

章君毅

香車艷屍案外有案

黃金榮親自偵辦香車艷屍案，從長三堂子紅牌妓女小林黛玉的供詞裏，居然發現了案外之案，當他聽到小林黛玉在說，她手上那只鑽戒，係由「死鬼查三」所贈。

黃金榮聽後不由一震，心想，這真是歪打正着，親自出馬前來查訪王蘭英麥田伏屍一案，那頭查不出根苗，這頭反倒三言兩語，破了一樁擱置已久的巨鑽離奇失竊案了。只是他唯恐打草驚蛇，當下絲毫不動聲色，跟小林黛玉再搭訕了幾句，一頭鑽進汽車，匆匆離去。當他回到同平路家裏，不遑休息，馬上就抄起電話，撥給黃浦灘上中外馳名，首屈一指的鑽石珠寶巨擘，——拋球場時和首飾公司老闆查大，一開口就問他：

「前兩個月，你們失竊了一只來客委託鑲嵌的火油鑽，現在有沒有下文呀？」

電話那頭的查大，聲調悶悶的回答：

「就是直到如今一點消息也沒有呀。黃老闆

，那一次承你從中調節，客人看你的金面，讓我們賠錢了事。不過，案子始終沒破，對小號的信譽，着實是很大的損失。何況，當時黃老闆你還有過話，將來找到了那顆火油鑽，還是要送回給人家的呀。」

「不錯，」黃金榮想了起來說道：「當時我的確說過這個話。」

一入花叢意亂情迷

「黃老闆，」對方滿懷希望的問：「怎麼你老人家今天突然問起這件事來了，是不是——有了什麼線索呀？」

黃老闆面向家人，深沉的一笑，斬釘截鐵的

道：

「並不是有了什麼線索，而是——這案子我已經破了。」

「破了？」查大喜出望外，答腔的聲音都在發抖了，他一疊連聲，急切的問：「黃老闆，是怎麼破的？脏在那裏，竊賊抓到了沒有？」

黃金榮哈哈大笑，他一陣高興，便也順着他的問話，有條有理的回答他說：

「我告訴你，第一，案子是在無意之間破獲的。第二，脏物在我一開口就可以要得回來的地方，不過，你曉得了事實真相以後，恐怕你不會叫我開口去要。第三，做案的人，你最好別問。」

聽得查大猶如墜入五里霧中，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了。於是在電話之中苦苦哀求，請黃金榮詳為說明真象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查大央懇的道：

「老闆老闆，幫幫忙，不要把我納悶死了，好不好，好不好嘛？」

黃金榮莞爾一笑，終於源源本本，把他如何偵查王蘭英麥田伏屍一案，找到了小林黛玉。又如何瞥見小林黛玉手上戴着一只罕見其匹的鑽戒，再如何旁敲側擊，套出了鑽戒係由查三所贈，全部說了出來。他說時，查大那頭直在驚異的「哦——哦——」相應，最後，黃金榮告訴查大，偷鑽戒的不是外人，正是他的好幫手，剛死不欠

的胞弟查三，查大唯有跌足歎息的道：

「唉！該死，該死，他……他……他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。」

這就是色不迷人自迷，迷戀花叢的警世鐘，當頭棒了。查三和他胞兄查大，在上海拋球場開設一月時和首飾公司，由於信用素孚，勤勞節儉，兩兄弟的交遊也很廣闊，浸假時久，早已是黃浦灘上華洋畢集，日進斗金的大字號了。提起時和首飾公司，連經常往返上海的中外人士，也是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那一月珠寶鑽石鉅商的門面、陳設、經營方式一概都是西化、新式的。唯有內部管理，猶仍是一成不變的祖傳老法，但凡較大一點的生意，俱由查大、查三兩兄弟親自處理，絲毫不假手於店夥。而那兩兄弟之間，則由查大掌握財政大權，縱然連年獲利倍蓰，兩兄弟的財富猶如滾雪球般在迅速增長。可是，在查大的嚴格控制之下，除了公中用項，查三想要多討個一百兩的零花，也是很難很難。

做大生意，就免不了要交際應酬，早年上海，較高級的交際應酬多半在書寓或者是長三堂子裏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漸漸的，查三和清和坊的小林黛玉也建立了親密的感情。在小林黛玉的心目之中，查三開的是上海數一數二的首飾公司，家大業大，算得上是一位財神菩薩。縱然比不上一堆金砌玉，富可敵國的朱五少，但是若與其他客人相比，他仍然是頂兒尖兒的人物。她所不能明瞭的是，查家家規特別的嚴，他哥哥把他管得很緊。爲了招待客戶出公賬，儘可以一擲千金無吝色，倘若是私人開銷，那麼，查三的手面，竟

連閩瑞生都及不上哩。

錯就錯在查三一心迷戀小林黛玉，在那種燈紅酒綠，紙醉金迷的場合，他抱着一種自卑的心理，唯恐被小林黛玉看不起。因而就拼命的擺譜、裝闊，企圖博得伊人的青睞。查三在小林黛玉的香閨，眼見朱家五少手上戴的是熠熠巨鑽，袋裏裝的是成捲的銀票。司機保鏢，幫閑豪奴，成羣結隊的跟進跟出。拿五少的氣派跟自己的窮酸一比，難怪他要自慚形穢，處處退讓了。因此，時日一久，他心中便起了一個秘密的念頭：總有一天，要在某一方面，他要表現得勝過五少一點點。

豪富公子香閨設宴

五少的手上也戴鑽戒，只不過，他的鑽戒很多，可以經常的更換。有時候，碰到相好的姑娘發嗲使媚死氣摧裂的糾纏，只要五少一高興，他還會豪爽大方的脫下鑽戒來送人。因此之故，五少雖然有巨鑽，有至尊寶，平時他是不輕易戴出來的。——查三呢，他連一只鑽戒也無，老是覺得自己十指光禿禿，既寒慚，又沒派頭。不過他自小以鑽石珠寶爲業，一眼看去便懂得那些寶貝

的好歹，甚至估得出它的價錢。於是，有那麼一天，時和首飾公司來了一位豪客，出示一顆二查平生僅見的南非洲火油鑽，玲瓏剔透，藍光四射，重可五克拉以上。查三當時正在店堂當班，他一看上去就知道這是黃浦灘上罕有的稀世之珍。小心翼翼的捧在手中，問明豪客，獲知他是要請時和代鑲一只大鑽戒，費用則在所不惜。查三見獵心喜，怦然心動，接下了這筆生意，和豪客約好，

五天以後交貨。

查三心有內賊，瞞着他的哥哥查大，只花了一夜時間，便將那只鑽戒鑲好了。私下把玩，連見多識廣的他都在愛不釋手。好不容易挨到華燈初上，北里開始徵歌逐舞，追歡尋樂。查三大着胆子，把那只鑽戒戴上，僱輛包車，直赴小林黛玉的香閨。

查三原想偷戴一次豪客的鑽戒，到相好的姑娘那兒去炫耀炫耀，揚眉吐氣一番的。他那一天還果真碰上了大場面，朱五少在小林黛玉的香閨擺酒宴客，一見查三，便也殷殷的邀他入席。面對那些闊老闊少，眼跟前是水陸紛陳，絲竹競奏，小林黛玉和好些叫條子叫來的紅妓女名妓女調笑譁浪，爭奇鬥妍，花蝴蝶的穿梭其間，殷勤待客。查三一跤跌入溫柔鄉裏，百花叢中，真個痛了醉了，以爲是宵之樂，得未曾有。他甚至於把自己中指上的那枚鑽戒，都忘了個一乾二淨。驕的，他聽見對面席上，正與小林黛玉相偎依的朱五少，脫口而出一聲驚呼：

「好鑽！」

一聲好鑽，衆人紛紛順着五少的視線望去。查三這才想起他今晚攜鑽炫耀一番的來意。於是便在衆人的聲聲敦促之下，伸出了手，把一枚巨鑽映在電燈泡下，藍光連閃，隱含紅線，一望而知是一枚價值逾萬的頂上之品。衆人嘖嘖稱羨，查三沾沾自喜，直覺得今晚出人頭地，彷彿連骨頭都輕了些。

正在伸手炫耀，得意忘形。對面席上，原來緊緊貼在五少身上的小林黛玉，也不知道什麼時

候走到查三身邊來了。柳腰一挫，半截大腿暖烘烘的貼上了自己的背部，溫香煖玉，中人欲醉。查三和小林黛玉相交已久，可是他從沒有機會當過入幕之賓，跟那滬上名件，人間尤物有過肌膚之親。就這麼一靠一貼，讓他的魂靈兒都飛上了半天空。查三正昏沉沉，渾淘淘的在享受着心上人的柔情與體貼。耳朵裏却聽到她在嬌滴滴的說道：

「三少，好一顆火油鑽，真正一生一世都沒有見過的，怎麼從前老沒看見你戴呀？」

一聲相贈巨禍釀成

查三脹紅了臉，扯了個謊答道：

「戴……戴是戴過的。只不過，沒有戴到你這裏來，所以妳沒有看見過。」

好個心懷叵測的小林黛玉，釣大魚，放長線，居然當衆大發嬌嗔的道：

「喲！查三少，怎麼今天你又戴來了呢？不怕我們偷掉你的呀！」

一聽小林黛玉這話，席上的關佬關少馬上起鬨，都說查三出語不當，唐突了小佳人，該罰該罰。查三無可奈何，只好俯首認錯，任由他們鬧去，一連被灌了三五杯酒。他酒量本淺，灌得又急，當下就覺得天旋地轉起來，這時候，巧笑倩兮的小林黛玉，半開玩笑半認真的，一面輕輕的爲查三捋下那枚鑽戒，一面嗲勁大發，柳腰款擺的問他說道：

「三少，借給我戴一戴，好不好？」

查三猛可一驚，連酒都醒。他忙不迭的縮回

手去，訥訥的說：

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

對面席上的朱五少，看他這麼急吼吼的，忍俊不住，又在揚聲大笑起來，他一邊笑，一邊伸手指着查三，打抱不平般的說：

「查三，莫非你把小林黛玉當成了強盜，怎麼會這麼緊張的呢？」

這一句話，委實太重，使查三覺得份外的惶恐，他抬起臉來看一眼小林黛玉，那畫裏的美人可不發嬌嗔，在生悶氣了嗎？嘴巴掀得老高，腮幫子氣鼓鼓的；——查三一看就心慌了，忙陪不是道：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妳曉得我絕不會這麼想的。」

詎料，小林黛玉再使勁的一扭腰，輕移蓮步，離開了他的身畔，顯然是再賭着氣說：

「哼！我們還是離三少遠一點的好，人家是時和首飾公司的大老闆，一身的金銀財寶，等一會少了什麼，我跳到黃河裏都洗不清哩。」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查三只有左打干，右作揖，一迭連聲的向小林黛玉陪不是。而且，爲了表示自己的誠意，還心甘情願，自發自動的把手上的大鑽戒脫下，必恭必敬的雙手捧過去，央求的說：

「你要借去戴一戴，妳看，我不是馬上就從手指頭上脫下來了嗎？」

查三親手把那枚大鑽戒給小林黛玉戴上，席間衆人一致鼓掌喝采，然而，趁此機會，小林黛玉却附在查三耳邊，悄聲的說了一句：

「三少，你就不能把這只鑽戒送給我呀！」猶如焦雷轟頂，查三猛一下子怔住了。

一夜風流一條性命

時和首飾公司的三老闆查三，僅祇爲了炫耀一番。不惜竊用一位豪客委託鑲嵌的一只火油鑽戒，戴到了所雇名妓小林黛玉的香閨。恰好碰到上海商會會長朱葆三的五公子，北里姑娘一致稱爲五少的花國風流主人在座。追歡逐樂席上，鶯叱燕語，調笑謔浪。小林黛玉半開頑笑半認真的，把查三手上那枚熠熠生光的鑽戒「借」過去往手指上一戴。然後當着衆人，媚眼橫飛，笑語相向，嗲兮兮的對查三說道：

「三少，你能不能把這只戒指送給我呀？」

查三一聽，大吃一驚。小林黛玉老起臉皮說出了這話，叫他在大庭廣衆之間怎好開口拒絕？在座都是場面上的人，查三一不便說破這只鑽戒是客人拿來店裏委託鑲嵌的，二不能講明鑽戒價值太昂貴，以他的身價還真的送不起。他像似啞巴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，儘在脹紅了張臉兒，漲上一層苦笑，嗯嗯啊啊的難置可否。這時候，便有五少之流的媚門闊客一個勁兒的瞎起哄，說什麼：「黛玉都開口要了，查三少還好意思不送呀？」又有人在半真半假，亦真亦假的說道：

「時和公司的奇珍異寶堆積如山，這區區一只鑽戒，算得了什麼呢？」

席上衆人直在打邊鼓，查三面皮嫩，推托的話更是難以啓齒。小林黛玉好不容易得了個大敲一筆竹槓的機會，她豈肯輕易放過，趁着查三還

在囁囁嚶嚶，格格難吐，就當衆福了下去，曼聲的說：

「那麼，我就在這裏謝謝三少了！」

起鬨的人立刻鼓掌叫好，紛紛伸出大拇指來，誇讚查三够爽氣，真大方。對待小林黛玉「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」。查三眼看鑽戒易手，弄假成真了，心中急得猶如滾油煎，表面上還得勉強裝出若無其事的模樣。當下真是苦透苦透。那一頭，對面席上，朱五少在歡場之中多的是相好的姑娘，小林黛玉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。他原本就沒有獨佔花魁的意思，在同遊的狎客中又是善作解人，落門落檻，够漂亮灑脫的人物。眼見查三報效了價值連城的一只鑽戒，小林黛玉爲了投桃報李，當然會得滅燭留髡，讓查三償了多時的心願，一親芳澤。於是他甘願成人好事，轉移陣地，嚶嚶着的說道：

「我們別處還有場面呢，今宵的這一個盛會，就此散了，散了！」

五少有心讓賢，在座的衆人莫不會意。便也跟着五少，相率起身離去。捉狹些兒的，還裝個鬼臉，曖昧的笑笑，直在跟查三、小林黛玉說恭喜恭喜！此情此景，確是查三私心嚮望已久的。阮郎初登天台，大有洞房花燭意味，查三也不禁迷了醉了。這一夕，小林黛玉先已大有斬獲，當然是施展混身解數，把查三迷得欲仙欲死。而且，自此以後，查三便一連和小林黛玉盤桓多日，享遍了風流飄福。直到第五天上，查三方始突然想起，鑽戒的原主人說好當天要到時和取件的，唯恐拆穿西洋鏡。只好忍痛辭離小林黛玉，懷着

一顆志忑的心，回到店裏。

鑽戒早已被他糊裏糊塗的送掉了，越怕見那位原主人，竟又是醜媳婦怕見公婆面，偏偏是非見不可。好不容易支開了自己的哥哥查大，等到那位原主人來了，低聲下氣，哀求苦惱，推說巨鑽鑲嵌委實不易，五天之期完不了工，請他再等五天來取。巨鑽主人很不高興，悻悻然的指責，堂堂時和首飾公司居然也不講信用。查三無奈，只好打恭作揖，連聲道歉，方始將這位豪客送走。

查三心知，五天以後這只鑽戒還是沒法拿得出來。已經着急了好些天，又受了豪客的一頓氣。回到家裏，左思右想，這一件那借巨鑽案實在無法解決。既怕客人催逼，又恐兄弟峻責，想來想去無計可施，可憐這查三一一個想不開，居然服毒自殺了。誠所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查三一時意亂情迷，僅僅爲出出鋒頭，居然白白的送掉了一條性命。

熠熠巨鑽案中有案

錯只錯在查三遺書自殺，還不肯向他的胞兄坦白承認，是他竊用了那只鑽戒，由於無從物歸原主，方始遷爾輕生。查三一死，他胞兄查大自是傷心得很，但却苦於再怎麼也猜不透他自殺的原因。於是查三所約五日之期又屆，巨鑽主人如期前來取件。查大因爲確未經手，根本就不曉得有這麼一回事。巨鑽主人又氣又急，難免大發雷霆。他手中有查三開給他的一張收據，一怒之下，揚言非打官司不可。

查大心中一盤算，巨鑽主人這一狀告入官裏，不但時和首飾公司信譽大受影響。而且自己理屈，巨鑽無價，對方倘若想敲他一筆竹槓，說不定會傾家蕩產。因此他向對方苦苦哀求，承認原件係由他的胞弟查三所承接，只是由於查三突然之間發急痧身死，死前並未交代，所以不知道擱到那裏去了。查三表示他絕對負責到底，願意照原價賠償，任憑對方要鑽賠鑽，要錢賠錢。只是那位巨鑽主人却堅持的說：

「這顆鑽石得來不易，對我是有紀念價值的，你非給我找回原件不可。」

交涉辦僵，查大急如熱鍋螞蟻。實在催逼不過，迫不得已。他只好專誠拜訪衆家老闊黃金榮，請他出面調解一下。黃金榮也曉得這一件事關係時和公司匪淺，再逼下去，說不定還要逼出查大的一條性命。原鑽離奇失蹤，加上查三死得不明不白，原已形成一樁無頭案子。因而他便慨然應允，邀那位巨鑽主人吃了一頓飯，由黃金榮代爲說明查大的苦衷。黃浦灘上，法租界裏，黃金榮的面子確是够大的。他一出面，無異表示收回巨鑽是絕無可能之事了。巨鑽主人萬般無奈，也只好賣黃老闊一個面子，答應了讓查大賠錢了事。只不過，他還拖了一個尾巴；萬一將來原鑽找到，他仍將退款取回。

一場够大的風波至此宣告平息。殊不知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由於王蘭英麥田雞屍案發，黃老闊親自訪查新清和坊，被他在無意之間發現了小林黛玉手上的這只鑽戒，非但連帶的破了案外之案。而且，再由他一連疊疊的追問，終於找

到了偵破王蘭英命案的一條線索。

當時，黃金榮耐心的再度坐定下來，旁敲側擊，繼續追詰小林黛玉道：

「妳得了這麼價值的一只鑽戒，天天戴在手上，也不怕有人打它的主意呀？」

小林黛玉勉力保持鎮靜，她嫣然一笑，回答黃金榮道：

「黃老闊，上我們這裏來的客人，個個都是有身價的，誰會打這只鑽戒的主意啊。」

「不見得，不見得，」黃金榮博浪鼓似的搖着頭說：「越是有身價的人，越發喜歡這種難得一見的好東西。妳倒給我想想看，有沒有什麼人想要問妳買，或者是向妳借戴一戴？」

小林黛玉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要麼，就是瑞生。」

黃金榮連忙追問：

「那一個瑞生？」

小林黛玉笑笑說：

「就是那個在洋行裏當跑街的閻瑞生囉，他時常跟朱五少一道來的。」

黃金榮眼睛一亮，開始大感興趣了。他鏗而不舍的再問下去，轉彎抹角，九九歸一，終於給他問出了有這麼一段經過。

王蘭英有冤無處伸

約摸在王蘭英陳屍麥田的十天之前，有一天下午，小林黛玉午夢方迴，正在梳妝台旁盥洗，閻瑞生笑容可掬，一頭鑽進房裏來。他一面七搭八搭的跟小林黛玉搭訕，一面拿了把扇子，殷勤

的在她背後給她打扇。當時，小林黛玉正把那只惹人注目的鑽戒脫下，放在梳妝台上。她從鏡子裏看到閻瑞生目光閃閃，直在盯住鑽戒望，嘴裏噴噴有聲的說道：

「這麼新的一只火油鑽，偏就是那個死鬼沒有福氣戴。可見得什麼樣的人，才有什麼樣的福氣，能够戴什麼樣的首飾！」

小林黛玉明明知道，他所謂的「死鬼」，就是那個蝕財喪生的查三，提起這一件事。她自己心裏也很有點不是滋味，因而便老不高興的說：

「該死！光天化日，紅嘴白牙的數落人家死了的人，也不怕罪過！」

這時，閻瑞生便扭股糖似的，粘着小林黛玉說：

「阿姐，阿姐，幾時妳把這只鑽戒借給我戴？讓我也出出鋒頭。」

小林黛玉不由的啞了他一口說：

「呸！自己買不起鑽戒，跑來問我們借。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？」

小林黛玉在向黃金榮一五一十的訴說，黃金榮凝神傾聽，聽她說完了以後再問：

「碰了妳這個釘子，閻瑞生後來有沒有再向妳借過？」

「沒有了。」小林黛玉率直的搖了搖頭，頓一頓，又想了起來說：「啊，自從那一次以後，閻瑞生就一直勸着我出去兜風。」

黃金榮再問：

「妳答應他了？」

小林黛玉粉臉一紅的說：

「起先我不肯，後來實在給他纏不過，我就……，我就……」

黃金榮馬上就接口說道：

「妳就答應了昨天夜裏陪他一道去兜風。可是，臨時妳又後悔了，是不是？」

小林黛玉苦笑的答案道：

「倒也不是臨時後悔了。昨天夜裏兩點鐘，確實我是有個遠堂差。」

黃金榮懂得，所謂遠堂差，便是滬西一帶住的富商巨賈，達官貴人，他們在公館裏舉行夜宴，或者通宵賭博。臨到與頭上時，撥電話叫相好的妓女前去作陪。長三堂子裏的姑娘，都把這種

閻客當做衣食父母，到時候再有事也得想辦法抽身前往，從沒有那個敢於推托。而且，滬西一帶路遠，一叫出去，那是不到天亮乃至日上三竿斷然回不來的。在那種情形之下，黃金榮可以想像

得到，閻瑞生必定是乘興而去，敗興而返了。

不過，若將閻瑞生深夜被拒，與王蘭英澈夜來歸，再加上閻瑞生曾經覬覦過小林黛玉那隻價值鑽戒，三件事情一加起來。黃金榮再凝神一想，心裏就彷彿有了點破案的端倪了。他轉過臉去問王蘭英的鴉母道：

「你們蘭英有沒有鑽戒呀？」

那名鴉母淚眼漣漣的答道：

「沒有。黃老闊，我們蘭英生意不好，那裏買得起鑽戒。可憐她連個送得起鑽戒的客人都沒有。不瞞黃老闊說，蘭英出堂差的時候，頭面、簪子、還有鑲頭戒指，都是租來的呢？」

黃金榮聽得心頭怦然一動，接口便問：「哦？她租來的那麼些首飾，一共要值到多少錢呀？」

老鴿屈指算算，仍然是哭出嗚咽的說：「算起來也要值個一兩百塊錢。黃老闆，東西

統統被強盜搶光了，還不知道怎樣賠人家呢。」

才一兩百塊錢，想來如果閣瑞生垂涎小林黛玉那價值盈萬的鑽戒，想要騙她出去下手放搶的話，就不可能覬覦王蘭英那一二百元租來的首飾

。黃金榮沉沉的嘆了口氣，線索是盤出來了些。可是，揣想距離事實太遠，這一趟親自出馬，顯然是徒勞無功而返了。

山窮水盡柳暗花明

從新清和坊王蘭英那邊辭出，黃金榮登車返家。悶悶悒悒，心想王蘭英一案報章爭以頭條新聞刊出，道路騰傳，轟動一時，分明已成了驚人鉅案。偏偏自己只有頭緒，不得確切線索。閣

瑞生和小林黛玉那麼樣熟，昨天深夜既有約在先，又是彰明昭著，親自前往迎迓，照說連他會下手搶劫小林黛玉都嫌有點牽強；——搶了以後，難道他不怕小林黛玉立刻舉發，縱使他敢殺人滅口。那麼，新清和坊小林黛玉家上上下下都是有

力的人證，閣瑞生還能逃得脫關係嗎？至於說閣瑞生受拒於小林黛玉，退而求其次，再去打王蘭英的歪主意。租值一二百元的首飾，能賣得了幾十塊錢呢？那越發是不可能的事了。（未完）

臺灣歷史概要

蔣君章教授著
定價臺幣叁拾捌元

史學家蔣君章教授名著臺灣歷史概要，二十四開本拾餘萬言，要目有臺灣歷史的開端、明代的臺灣、清代的臺灣、割臺與抗日、陷日期間的臺灣、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等，並附插圖及珍貴歷史照片多幀，可作大專歷史教材及供一般閱讀之用，定價臺幣叁拾捌元，中外雜誌長期定戶八折優待，同業批購另有折扣，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

中外文庫
第十五
衆家老問黃金榮
章君毅著 第一冊 隆重出版
定價台幣肆拾元預約叁拾元

黃浦江奇案錄

上海租界時代，華洋雜處，被稱爲冒險家的天堂。尤其清末以迄國民革命軍光復上海前更是波譎詭秘，在此一時期黃浦灘上的傳奇人物，黃金榮的一生多姿多采，頃由名傳記作家章君毅先生遍訪黃氏親人、友輩徒衆，編撰「衆家老問黃金榮」，以黃金榮所偵辦的離奇案件爲中心，撰寫這一位滬上第一聞人的生平事跡，是罕見的傳奇，更是爲人處世、立業致富的南針。茲應讀者要求，結集出版，第一冊定價臺幣肆拾元預約特價叁拾元。三月一日出書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（預約三月一日截止）